

調查:中國 90%以上的“80後”無法贍養父母

(上接 P12) 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由於把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 過分強調效率, 忽視了社會公平, 走上了一條強化效率弱公平的道路。中國經過了改革開放後, 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中國的基尼系數 1991 年為 0.282, 到 2000 年已達 0.458, 增長幅度較大, 目前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0.41。中國養老金制度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 相反存在逆向補償的傾向。

4 月 20 日, 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主辦的“21 世紀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與經濟分析”國際研討會上, John J. Hamre, CSIS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主席兼執行總裁對中國老齡化問題表示了深切的憂慮, “到 2040 年, 中國老年人總數將達到 3.97 億, 超過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目前人口的總和。”

Hamre 此行中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介紹 CSIS 歷時一年時間完成的研究報告《銀髮中國》引起了中國政府官員和參會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

該報告指出, 隨着中國出生率的下降和壽命的延長, 到 2015 年, 中國老齡人口將佔總人口的 15%; 到 2030 年, 這一比例升至 24%; 到 2050 年, 將有近 1 億的中國人口超過 80 歲。而中國今天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到 2050 年可能會失去約 18% 至 35%。

誰“替舊制度付賬”

《銀髮中國》兩位作者 Richard Jackson 和 Nell Howe 提出警告說, 中國養老金制度原來主要局限於國企和公共部門, 採用現收現付制。1997 年改革後, 國家把私營部門的員工包括到基本養老保險中, 新制度主要包括現收現付制和個人退休賬戶。Jackson 說, “現收現付制依靠現有勞動力為社會退休人員提供養老金, 如果《銀髮中國》還不是非常富裕, 那麼屆時中國工人的微薄工資將難以支撐一個老齡社會的養老負擔。”

個人賬戶是 1997 年改革後建立的一個非常好的解決養老金的途徑, 體現的是“自我積累、自我保障”的原則。“但它在中國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私營企業主、包括不少新參加工作的職工都不願意為這部分賬戶掏錢。”

Jackson 說, “原因是他們不願意為沒有資金的舊制度付賬。”

關於“替舊制度付賬”, 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吳要武博士解釋說, 按目前的繳費率, 私營企業的員工 (1997 年以後參加工作的員工) 應交工資的 24%, “這大大超過了為滿足他們將來享受的養老待遇所需要繳納的費率。實際上是變相讓現在的勞動者為自己和其他改革前已經參加工作的職工交納雙重養老金。”

80 後贍養父母力不從心

在北京某房地產公司工作的劉虹, 正在和男朋友一起租房住。“現在父母還沒退休, 身體也還不錯。除非我們將來有孩子需要照顧, 否則他們也不太願意過來。”

雙方父母的健康問題是劉虹最擔心的。“父母年紀大了, 生個大病怎麼辦? 以前還有兄弟姐妹輪流照顧, 現在就夫妻兩人, 還要工作掙錢。我覺得國家應該完善養老制度, 醫療保險能夠異地流轉, 要不然看個病還要回老家的定點醫院, 老人怎麼禁得起折騰?”

80 後獨生子女在贍養父母上存在哪些困難? 調查顯示, 74.1% 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壓力大, 照顧父母力不從心; 68.4% 的人表示要承擔多位老人的養老負擔; 50.1% 的人表示生活在兩地, 無法把父母接到身邊照顧; 42% 的人表示社會保障、醫療保險不同城市無法互通; 37.7% 的人表示養老院等社會養老機構無法讓人放心。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姚遠教授指出, 在養老方面, 當今社會急缺的資源就是照料資源, 一個是日常生活照料, 像家政服務一樣幫老年人打掃衛生; 其次是老年人生病短時間臥床時, 身邊需要有人全天候照料; 第三是老年人心理、情感方面的精神需要, 比如帶老人出去走走, 接觸一下社會。

中國老人撫養問題不能只依靠家庭撫養, 應逐漸轉向社會撫養, 即由家庭責任主體過渡到國家或社會責任主體。針對中國人口老齡化起步雖晚但發展速度卻很快等特點, 採用社會學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認真的統計, 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和分析, 很有現實意義。

基於國家發展進步與國民對社會保障的迫切需求, 國家應當以更大的投入、更快的速度、更理性的方案來促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中國社會保障建設有待改進

1. 制定《社會保險法》。這既是社會保險制度建設的迫切需要, 也是中國社會特色法律體系形成的重要標誌, 但法律草案確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2. 出城鎮末就業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辦法, 從制度上填補養老保險最後一個缺漏。這一制度應當爭取與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同步推進, 同時確保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銜接, 處理好與城鎮老年福利津貼的關係。

3. 加快農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步伐, 實現覆蓋地區的目標應當不低於 30%。這一制度可以不追求參保率, 但應當加快地區覆蓋推進速度, 因為它動用的是國家財政資源尤其是中央財政資源, 應當公平惠及農村地區老年人。應當同時實現規範管理, 追求良性運行, 為未來 3-5 年實現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奠定堅實基礎。

4. 強化農民工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平等權益。包括農民工參加各項社會保險、享受公共服務及住房保障方面, 均應當在遵循權益平等原則下跨出關鍵性步伐。

5. 保障性住房建設進入高潮, 困難居民的居住條件應當獲得較大改善。因為住房問題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解決低收入群體尤其是困難居民的起碼居住條件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緊迫任務, 也是抑制房價並實現城鎮居民住宅理性消費的基石, 同時, 國家計劃在 2009-2011 三年間投入保障性住房的 9000 億元資金, 亦為 2010 年的保障性住房建設提供了物質保證。

6. 合作醫療待遇再上台階, 城鎮居民醫療



保障統籌推進。伴隨着國家財政對合作醫療補貼標準的提高, 合作醫療報銷比例經過 2008 年的 20% 多提高到 2009 年 40% 以上後, 到 2010 年應當能夠達到 50% 以上; 同時, 基於城鄉統籌步伐的加快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的同質性, 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與農村居民合作醫療的統籌步伐也會加快, 越來越多的地區應當積極推進制度整合, 經辦統一, 促進疾病風險的進一步分散, 並使城鎮居民醫療保障權益逐漸趨向公平。

7. 啓動殘疾人社會保障與服務體系建設。在各項社會福利事業中, 殘疾人社會保障與服務體系建設預計會邁出實質性步伐, 但制度定位的混亂可能損害殘疾人福利事業的完整性。

8. 部分歷史遺留問題要獲得解決。包括“老工傷”問題、集體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問題、破產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險問題, 均應當有相應的解決方案。

9. 社會保障管理要有一些新的突破。如社會保險基金試行預算管理

等。

10.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應當提到重要議事日程, 並開展政策方案研究; 但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應當緩行, 它只能在科學分類基礎上, 與機關單位聯動, 同時嚴格遵循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原則。



丁克: 即 DINK, 是英語 Double incomes, no kids 的縮寫, 直譯過來就是有雙份的收入而沒有孩子的家庭。

“丁克族”是指固守雙份收入、無子女的丁克家庭模式的都市人群, 他們大多出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較好的學歷背景; 消費能力強, 不用存錢給兒女; 很少用廚房, 不和柴米油鹽打交道; 經常外出度假; 收入高於平均水平。西安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 開始出現“丁克”家庭, 被指責為“無後代、無責任、無後顧之憂”的“三無人員”, 一直處於社會的邊緣化狀態。如今, 由於工作壓力加大, 孩子生育養育成本逐年上升的趨勢, 使得一部分年輕人選擇了“丁克”, 他們中也有人隨後選擇放棄“丁克”成為“白丁”, 但也不乏堅持到底的“丁狗”(Pinkdog)。

近日, 記者對西安丁克族的生存狀態進行了調查採訪, 揭示了丁克家庭的酸甜苦辣, 大多數“丁克”期望“家庭、社會的寬容理解”; 也有一些“丁克”我行我素, 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並不在意人們如何評價, 強調擁有“我丁克, 我快樂”的獨特感受。

西安丁克族的出現, 在上世紀 90 年代末期。38 歲的張林自稱是西安第一代“丁克”, 言

生活理念不被主流社會接納

解密現代中國家庭中的“丁克一族”

語中有一種瀟灑和自得。張林現在是廣東一家製藥廠的西安總代理, 年薪 30 萬元。他 1998 年結婚, 當時 26 歲的他, 大學一畢業就投身商海, 從一個挨家挨戶推銷藥品的推銷員干到銷售總代理, 生活的顛沛流離、市場競爭的激烈, 使他無暇顧家, 更談不上生兒育女了。張林的妻子小肖在一家涉外旅行社任導游, 滿世界飛。兩人分多聚少, 生養孩子的事, 一推再推。後來, 張林榮升為總代理, 妻子小肖成了旅行社副總, 兩人事業小有成就, 套用一句時髦用語“可以封山育林(人)”了, 但他們已經適應了兩人世界, 對於“孩子”這個第三者的到來, 缺乏心理準備, 變成了一種沉重的負擔; 再就是年齡大了, 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 夫婦經過慎重考慮, 決定不生孩子, 加入“丁克一族”。

不生孩子對於張林夫婦無所謂, 但卻遭到雙方父母的強烈反對, 好在張家弟兄三人, 不至於斷後。作為雙方妥協條件, 他們答應給弟

弟的兒子支付上學的一切費用, 直到大學畢業。“這也是一種心理平衡吧, 反正我們掙那麼多錢也花不完, 就當支援社會了。”張林非常想得開。

“丁克”夫婦的小資生活

有人形容說, 選擇“丁克”的女人, 就像搭上了運載火箭, 在職場上疲於奔命, 在生活中注重品質。她們思想前衛, 強調自主與平等, 樂於嘗試新的生活, 也能容忍丈夫的平淡溫和。只要彼此之間覺得自得、快樂, 相互依賴、相互欣賞, 便是有品位、有質量的生活。

今年 30 歲的李慧與先生喬望山是大學同學, 李慧做事風風火火、雷厲風行, 被人稱作“女強人”, 而她丈夫則是一個溫和散淡的男人, 非常“小資”, 是一個很享受生活的人, 他所向往的生活是: 有一份閒適穩定的工作, 每年都要外出旅遊, 閒時打打橋牌下下圍棋, 或者看經典的電影與話劇。

大學畢業後, 李慧在西安做房地產銷售。婚後不久, 丈夫喬望山就到天津發展, 成為天津一私企策劃部主管。李慧有自己獨特的人生目標, 儘管她當“丁克族”的決定, 曾得到包括自己父母在內的眾人的勸說和反對, 但她仍然非常堅決地選擇了“丁克”家庭。去年, 喬望山在李慧的幫助下回到了西安, 在一家企業的人事部門做了一名普通的小職員, 工資不高, 工作也不太忙, 也沒有什麼事業心, 因此決定做一個家庭主男。李慧工作很忙碌, 業餘時間也忙着充電學習。但丈夫卻活得很瀟灑, 偶爾去看一場經典的電影或聽一場音樂會, 經常參加橋牌俱樂部的活動,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外出旅遊。周末, 他們會在家里舉行一場小規模的聚會, 點上蠟燭, 喝巴西咖啡、法國紅酒, 聽音樂朗誦詩歌……

他們夫婦各有各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趣味, 他們有自己的圈子, 因為沒有孩子的牽挂, 他們天馬行空。李慧喜歡這樣的生活, 也習慣了這樣的生活, 她不希望孩子來改變什麼。對於將來, 李慧說, 也許會去邊遠地區助養一名失學孩子, 或者在要好的朋友間認領一個乾女兒, 算是有一份寄託。等到退休後完成自己的旅遊計劃。至於養老, 李慧說他們夫婦辦了好幾份養老保險, 等將來無法行動了, 自己送自

己去養老院, 不給任何人增添負擔。

丁狗——西安“丁克”最高級別

沒有孩子的家庭難免單調、寂寞, 況且生活總要有一種寄託, 於是, “丁克族”選擇了養寵物, 以此打發時間, 排解疲倦和勞累, 而他們對寵物的關愛與呵護絕不亞於自己的孩子。

西安“丁克”呈邊緣化趨勢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在中國古老的傳統中, 生兒育女, 是人的本能, 也是人應盡的責任, 而“丁克族”不生養後代, 不承擔社會責任, 難免被人所詬病。同時, 其生活理念也不被主流社會所接納, 一直呈邊緣化趨勢。

去年 10 月, 有網民在網上發帖質問“丁克族”: “你們憑什麼不要孩子, 你們又不是養不起孩子, 為了自己玩得開心, 玩得快樂, 完全不顧自己父母的感受, 你們想想你們的父母多麼想抱抱自己的孫子、孫女, 你們想過老人家的感受了嗎? 你們都是一群自私的人, 就不該來到這世上! 我真的很藐視這些自私自利不要孩子的丁克人。這些自以為過着高雅、清淨、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生活的人, 他們無法品嚐到初為人父、人母的那種興奮、喜悅和滿足感。因為有了孩子才是完整的人生, 有了孩子才會把自己的愛延續下去……”

“我選擇丁克是我的自由, 你有什么理由, 你有什么必要對我橫加干涉?” 該帖子發出後, 受到包括網友“阿凡提”在內的眾多“丁克族”的強烈反對, 隨後, 結婚 7 年未生養孩子的網民“西安丁克”在網上發文稱: 生養一個孩子在經濟上承擔幾十萬元的費用, 在心理上承擔難以訴說的壓力, 最後她坦言: “當我們從生育的誤區中走出來後, 你會發現, 你有更多的時間享受兩人世界, 有更多的時間孝敬父母, 生活的質量也在不知不覺的提高。有人會說, 那樣人是不是消失了? 國家沒人了? 放心, 有足夠多的人和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世界少了你生的, 一樣運轉。”

陝西家庭教育研究會副會長、西安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王國琪認為家庭變遷是社會變遷的縮影, 生育不再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 這應該說是社會的進步, 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價值觀念選擇自己的家庭結構, 這也是需要全社會理解和接受的。不過, 生育後代、維持人類的繁衍也確實是家庭的責任, 孕育兒女可以使夫妻雙方心理更加健康, 從養育子女的辛苦中理解父母的恩情。所以, 不要盲目地、甚至是沖動性地選擇不生育, 當“丁克族”。

您有保障了



SENTRY INSURANCE

衛士保險公司能提供你的汽車, 房屋, 個人壽險妥善保障。欲知細節, 請來電查詢。



李文淨 Amy Lee
保險服務專員
440-646-9041
amy.lee@sentry.com

保險合約, 索賠與客戶服務, 沒有中文提供。

財產與意外保障是由威斯康星州, 史蒂文斯市, 衛士保險集團會員承保。個人壽險, 年金, 養老金與團體保險由威斯康星州, 史蒂文斯市, 衛士人壽保險公司管理與發行。欲知衛士保險集團旗下公司, 請查訪 sentry.com。保險合約, 保障範圍, 福利與優惠並不提供於每一個州。詳細保障範圍, 請查閱保險合約。